

東觀漢記

冊三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卷第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功曹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招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

故貸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劍佩刀還郡永平初守新野功曹鄧寅

案范

書本傳作鄧衍

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止趨步有出于衆上目之顧左

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元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慚

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從師長安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旣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旣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普賜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晝伏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爲郡功曹薦陰竄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待重編席顯異之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爲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自親竈釜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北地太守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常周澤

牟融

牟融字子優

案范書本傳融北海安丘人

遷大司農性明達居職修治又善論議

朝廷稱爲名卿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

孫堪

孫堪

案范書本傳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

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兼屯騎校尉案范書本傳永平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明年

兼此職時五校尉官顯職閒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

室肺腑居之為太僕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為宗正憂勤國事

夙夜不怠數納嘉謀

劉愷

劉愷字伯豫案愷般長子以當襲父般爵封居巢侯讓與其弟憲遁逃避

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嘉之愷猶不出有司

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

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

國弟憲遜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

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郭賀

郭賀字喬卿洛陽人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文明治有殊政
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敝冕之旒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人習大夏侯尚書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
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饑餓不聞雞鳴犬吠之
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
首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詔佞明府勿受其觴
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今良曹掾尙無袴寧爲家給人
足邪望曰議曹憤竄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斂容而止
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良鰕魚百枚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
終不肯謁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上以
章示公卿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
舉韓信設壇卽拜不復攷試今以良爲議郎遷司徒長史以清白方

正稱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

案范書本傳平本名贗顯宗後改爲平

以仁孝著聞更始時天下

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爲餓賊所得將烹之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爲命願得歸飯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負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旣免乃撫莢得三升豆以謝賊恩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承宮

承宮

案范書本傳宮字少子

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

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并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自整飭對曰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鍾離意

鍾離意

案范書本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

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

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

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浹日而

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

案解土太平御覽作民土

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

禍崇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時意爲尙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

還伏法詔以其貲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

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

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

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縑尙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

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

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上

意乃解上欲起北宮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

會上謂公卿曰鍾離意尙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宋均

宋均字叔庠

案范書本傳均南陽安衆人

爲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

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永平七年徵爲尙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朱酺

朱酺

案范書本傳酺作輔

梁國寧陵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

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上

鮐陽鴻

鮐陽鴻字孟孫中山人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鏘楊子行論難僭僭祁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升爲太常丞爲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

時伏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戟義政傷胸前政涕泣求哀上卽尺一出升政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因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脇左右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薛漢

薛漢字子公

案范書本傳作字公子

淮陽人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照覽道

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爲錄

郇恁

郇恁字君大雁門人也

案郇恁范書周變黃憲傳序及文選李善注並作荀恁

隱居教授東平

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辟恁署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君秉德以惠下

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

案此四句文選李善注作先帝秉德惠下臣故

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月餘遂去官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突車騎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

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慢干突車

騎大不敬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墜詔出匡

左遷卽丘長

案范書吳良傳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丘長則左遷者吳良非匡也此文疑誤

張重

張重曰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目南計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詩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曰行學歲歲作衣投於

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

子

案太平御覽作赤眉賊經其里落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

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詩掘示

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爲田禾將軍孝爲郎歸告母往來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來過直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污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并放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尙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俱出外孝夫妻共蔬食比禮夫妻歸卽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

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

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茹菜兄弟怡怡與此異

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

長樂衛尉弟禮爲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寵異之詔禮不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魏譚字少間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敕獨放令主炊養有賊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嘗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卽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親遭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

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潼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東觀漢記卷第十七

東觀漢記卷第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修行清白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步擔往候鮮于褒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京兆尹閭興召倫爲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宄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後小民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見之曰汝三皇時人也爾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